

遂

初

堂

別

集

遂初堂別集

吳江潘 來次耕著

卷之一

中峰講院興造碑銘 重建少林寺碑銘

法輪禪院碑銘 浮碧禪院記

報資禪院記 重修泗州寺記

德峰禪院記 慈度菴記

瑤潭精舍記 頤浩寺復飯僧田記

正覺院飯僧田記 殊勝寺飯僧田記

卷之二

清故勅封大覺普濟能仁國師玉林和尚行狀

蔣山南音禪師塔銘 廣潤巨靈禪師塔銘

道塲神山禪師塔銘 包山柯菴禪師塔銘

積善碧天律師塔銘 石刻金剛經跋

合刻陀羅呢咒大士像跋

尊勝陀羅尼經贊 逋菴法師像贊

見明尼師像贊

卷之三

賢首宗乘序 佛祖綱要序

法海一滴序 牧雲禪師遺書序

香水禪師詩集序

子山禪師語錄序

鐘山禪師語錄序

牧菴禪師語錄序

竹院清吟題辭

遠布詩題辭

幻堂草題辭

閒若詩題辭

卷之四

楞嚴講期引

靈峰寺修造疏

募修華嚴寺塔疏

募建承天寺大殿疏

募修頤浩寺禪堂疏

天王碑考

致粵東當事書

與梁藥亭庶常書

答鼓山爲霖和尚書

遂初堂別集卷之一

中峰講院興造碑

自宗教分途門庭角立宗門尊宿有以一大藏爲故紙以義學爲入海算沙者此一期破執語耳馬鳴龍樹何嘗不著論弘經杜順圭峰何嘗不明宗見性彼膠名滯相者固不如宗門之單刀直入若一知半見希光掠影又豈可與深入法界會佛語心者同日而論哉當明萬曆天啓間雪浪法師倡教東南巢雨蒼汰輩繼之說法如雲如雨講席大盛迄今而不絕如綫蓋由衲子偷心不死希棒喝之易入貪衣拂之易傳趨宗門如鶩而不

知敎家冷淡中步步皆實地也當此時而有能恪守師傳恢弘先業者豈非法門之孤忠篤孝哉中峰講寺創自支公廢興不一明季始還爲梵宇一兩法師肇開講席蒼雪法師繼之雷轟雨霈法化大行吳中講堂惟中峰華山二刹最盛其後禪宗勃興敎家寢以不競華山遂爲三峰家所有中峰亦幾幾變革賴嘯雲師力持不可乃得僅存然殿宇傾頽逋負山積勢不可支嘯公勉應衆請居之十六年櫛風沐雨撐危補敗以定力收之至今隱山師而百廢具舉頓還舊觀矣隱公早入嘯公之室洞明宗旨夙受記莚嘯公沒後遂繼席中峰辨才

無礙遠繩祖武而粹白恬和樂說不倦緇白咸敬慕之
應請開期遠邇必赴南來聲光未墜於地師之力也師
志度恢宏奮以起衰興廢爲已任勤身率衆鋤菜開川
信施所入不私纖毫銖積寸累垂二十年乃克庇材鳩
工修葺大殿諸檀護協力伙助經年殿成其韋馱殿山
門鐘樓客堂僧寮以次修整佛菩薩諸像一一重裝續
有徐南溟者發心建大悲殿未就而沒其室人張繼成
之師亦自措多金乃獲迄功又作準提閣南來堂喝獅
窩以及廊廡墻垣皆周密堅好又復常住飯僧田三十
餘畝供器畢備所費無慮數千金輻湊渠成天人交助

莫知其然而然皆師願力宏深道風芬馥之所感也當
此財匱人貧信根微薄之日五山十剎都愁枯槁而中
峰獨能鼎新革故輪奐飛誠爲希有勝事夫法運循
環相爲隆替乘願大士各因時之病出而藥之講肆膠
執則救之以禪宗禪宗混濫亦將匡之以義學今宗門
衰相現矣安知此後無清涼帝心其人出而大弘圓頓
之教者乎吾於中峰復興卜之矣興造始於戊寅月
畢工於丙戌月隱公求文勒石樂爲之記并系以銘
銘曰

浩浩華嚴經中之王甚深法界難思難量開宗賢首纂

疏清涼千條森列萬目高張講席循文拘牽煩碎惟雪
浪師得無師智單提本文脫略詰義挈領提綱疏通簡
易克家巢雨繩武蒼公分燈吳會卓錫中峰法雷震地
花雨彌空奔馳龍象如水朝宗法運遷流獅弦衰歇草
長庭除塵封象設刹竿幾倒法流垂絕一本孤撐亦莫
之奪隱公繼起克振家聲闡揚宗旨雲開月明操持堅
定願力精誠法輪重轉道樹再榮爰補瘡殘爰修廢壞
道力感通因緣際會殿堂鼎新寮廡周備締構更弘規
模加大修修釋子濟濟禪徒於焉講肄於焉遊居因指
見月披衣得珠良金頑鐵同鎔一爐惟此一宗爲三宗

冠南來有孫人天交贊願繼自今繩繩不斷佛日光華
如旭斯旦

重建少林禪寺碑銘

維大雄氏以像教度羣迷廣談營造莊嚴之報至於童子聚沙貧女一錢而受轉輪王位獲無上菩提果勸人修福亦云至矣而達磨西來斥爲人天小果有漏之因直以實無功德一語掃之豈祖意與佛語相違歟非也當能仁示現初轉法輪不得不建立有爲引人皈敬及其弊也人惟知從事福田而昧於心性初祖對病發藥又不得不痛與掃除且夫一切法相可以至心行持不可以有心執著著則無爲亦有爲也不著則有爲亦無爲也人天果卽佛祖果有漏因卽無漏因何分階級哉

自大法東流名藍巨剝錯布寰宇而少林實爲祖庭第一良以初祖面壁於茲二祖傳法於茲爲拈花一宗續命之地殆震旦之靈山也寺創於後魏盛於隋唐居中土之中擅勝地之勝殿宇閎麗僧衆繁多往代主席遠莫能詳惟雪庭禪師爲洞宗巨擘受知元世祖敕住少林稱開山第一代燈燈相繼遂爲曹洞大宗而世遠人孤不絕如綫自涵宇文淵後遂無生席者諸住持兒孫分門別戶爭習武藝自雄天下言技擊者歸焉而法道淪亡併殿宇亦傾頽垂盡斯可傷也晉潤禪師生於越州棄家學佛忍辱柔和備行苦行領職於顯聖得法於

天華遂爲洞宗人行脚至嵩山痛祖庭之荒蕪慨然以興復爲已任而工大費繁非小緣可就單棲寺側草衣木食者久之忽夢神人指示乃往汴梁謁中丞李公一見如夙契語及復興少林欣然許爲檀護蓋李公往年奉詔至嵩山有事於嶽廟曾過少林發意修造而未得其人以師潔白真誠堪荷此任故應之無疑屬吏士民見中丞之特爲倡導也爭願捐俸割貲贊成勝事不踰年而貲大集師言於中丞遵從事之廉幹者董其役一銖一粟不以涉手四衆敬服信施有加工未半而李公去任瀕行復大出貲助之工乃不匱盡撤朽壤易而

新之大殿法堂藏閣丈室次第營建門廡寮舍靡不繕
完屋無慮數百架費不下數千金甫匝歲而告成微中
丞之力不及此而師一念精誠天人交贊湧金身於莖
草現寶剎於毫端豈不神哉我

皇上大慈御世弘濟萬方篤信宗乘博綜楚典琳宮紺
宇興廢起墜之事不惜布金成之而未嘗耽福田膠名
相不取不著真得法王之心而封疆大臣如李公者乃
能仰體

聖懷護持三寶名山百剎不忍坐視其傾頽獨力爲之
興復且推功弗居讓善弗有若出自他人者然三輪俱

空是真檀度斯固達磨所潑許而豈與有爲功德同類而訶之者哉若普潤師之本意則謂洞宗兒孫滿天下而大宗根本之地反虛無人故矢志爲之整頓俾寺完而僧衆可集祖令可行意在維持綱宗激揚道法因地旣真感果必大將使法幢摧而復起獅弦歇而復震豈惟一山之幸實諸方之幸豈惟一宗之光亦五宗之光也來嘗職司記注竊聞

天子弘護佛乘之大心茲遊中嶽值斯寺鼎新普潤請誌其始末勒諸貞珉昭示永久其敢以不文辭李公名國亮奉天人普潤名德霖法系出三穴和尚令領部劄

爲本寺住持佐之經理者東林暹石鄰箴其法弟兄禹
門倫其嗣也修造始於庚辰二月成於辛巳月銘曰
巍巍嵩山天地之中少室對峙三十六峰山環水繞靈
氣所鍾招提光啓帝敕皇封在昔初祖遊梁不契浮江
北來潛蹤茲寺爰得二祖立雪斷臂心宗肇開寔昌寔
熾一花五葉徧地兒孫綿綿瓜瓞從茲發根洞宗一老
道契至尊開山弘法大顯於元後裔蟬聯世主其席遙
遙迨今宗風閭寂藝勇是精門分戶析堂傾殿圯運際
其厄爰有開士矢志振興爰有宰官力大願弘機緣符
蔭一諾百膺信施填委匪召匪徵乃作殿堂乃營寮廡

靡故不新靡廢不舉金碧翬飛千楹萬礎地湧寶坊天
開瓊宇法鼓雷震道樹珠輝海衆可容龍象遙歸演妙
密法接箭鋒機木人解舞石馬能嘶木榮於根柯條承
盛水澄其源溪潭斯淨祖刹一新千山同慶弗替纘承
提延慧命

法輪禪院碑

諸佛菩薩皆以大慈悲故示現濁世而地藏菩薩則悲
願尤深矢誓多劫之前專度罪苦衆生其言曰地獄不
空誓不成佛何其任之重期之遠也夫衆生而至造地
獄業種地獄果必其最難化誨者也而此菩薩發願度
之正如一方之人病有重輕而醫王偏治垂死之症一
邊之寇勢有緩急而上將獨救將陷之城此非大智大
勇不能然而拔罪云者豈旣墮地獄而有道以出之哉
亦惟隨根應機多方化導令其不至沉淪而可耳閻浮
提人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獨三毒熾然者日趨黑獄

卽大修行人一念錯誤便可直陷鐵圍不唯博地凡夫
輓轡上下卽諸天福盡亦墮入惡趣如是而欲盡濟
拯之則三十二應未足殫其神通百千三昧未足罄其
妙用豈非聖中之聖慈中之慈所以十方菩薩數如恒
沙而地藏名稱人人皆聞人人崇奉良由功德不可思
議且於此土有大因緣也盛澤鎮之東舊有地藏菴今
曰法輪自天啓丁卯僧貞元始建數椽以奉地藏順治
末圓卽法師居之擴其宇增像設始爲接衆禪林後有
圓基者重修殿堂敬而復圯今慧開法師爲住持矢志
修復善士湯維柱首發大心捐貲倡募而管鳴吉昆弟

與鄭天章輩協力助成之始事已卯迄工辛巳重修大
殿鼎建佛閣廊廡寮舍一一繕完又作普同塔以瘞四
衆凡旅骨之不能葬者舉得歸焉築遵路塘以便行人
復於殿東建東嶽廟三星閣爲民祈福凡利生安死之
事無不備具於是法輪遂巍然爲巨刹可以安衆可以
開法不三年而諸工畢成固住持與檀越精虔之力實
由菩薩光明照燭潛加冥被而莫知其然也吾願入此
刹者毋徒以焚香頂禮爲皈敬惟當體菩薩之心遵菩
薩之訓菩薩弘誓在空地獄且地獄何由而空心空則
地獄空悟罪性空則地獄空一人發真歸元則十方地

獄空卽不能然而勤行衆善屏惡閑邪亦不失人天善趣如其恃有地藏濟拔而恣造地獄業步步與菩薩背馳迨於因浚果熟火車相現而後惶迫呼號曰菩薩念我菩薩救我嗚呼晚矣慧聞雲棲法裔與余往還久求文刻石爲敘而銘之銘曰

盛川微茫水一區昔爲小聚民稀疏間縱僧舍如蝸廬生齒日繁商旅趨闐闐隱振填交衢人龐俗侈真淳渝刀塗血道何業無幸有善根不凋枯樂檀喜施鼓應桴故刹一竿衆手扶千甍百柱成須臾湧現殿閣排空虛慈尊肅穆中央居岳神星官環震隅諸祥駢集愆殃除

精藍旣成法將儲震大法鼓兩戒珠蕉芽秀穎同沾濡
一人心空百界如誰爲叨利誰酆都

浮碧禪院記

松陵當具區之委水渚而爲澤者以百數麻湖最大環湖而爲邑聚者以十數秋澤村最遠而秀望之鬱然邨故有普向寺南宋爲巨剎元祖瑛禪師本邑陳氏子薙染其中叅方得法於徑山晦機爲妙喜五世孫四住大道場投老普向於寺南半里南洲灣築精舍居之名曰浮碧此菴之所由創也明初寺與菴俱廢今寺墟盡爲民田而菴獨有敗瓦數椽一伽藍像存焉歲在戊子影石長老自古南來里人徐履祥周存仁相與結茆居之緇素瞻仰旋而故址增造像設爲田飯僧此菴之所由

復也影石化去吾方外友迂菴逋菴居之迂菴故爲儒
蒙難不死削髮叅玉林禪師命掌記入室爲高座弟子
逋菴精通教觀嗣法雲棲宗教異門兩人特以同產兄
弟相依棲隱人比之無著天親又吾友石鄰爲迂老同
叅時來駐錫三公竝以名流爲禪伯而菴之爲地適當
麻湖絕勝水雲芊綿葭菼無際綠樹丹苞綠綴籬落風
帆去來枕上可數迂公兄弟仰觀霄漢俯濯清谿日與
鷗鳬相狎吾黨二三高蹈之士時操小舸叩門滌苦茗
啜之緣境觸機談禪賦詩此菴之所由著也夫所貴於
學道者以淡泊恬愉之心處蕭遠閑曠之地吾人且然

況於方外是故一瓢一衲山巔水湄道人之家風出世
之本行在昔瑛師法席遍吳越而必歸隱秋邨又不居
普向而居浮碧其高致可以想見今迂逋二公久爲法
社尊宿宐居精藍名利揚榼振拂於其間顧甘逃虛空
屑麥而飯掬水而飲覓絕人巖壁立萬仞後先媲美真
可羨也以普向之弘敞富盛三百年來化爲蔓草茲菴
顧得修復於劫灰之餘金碧爛然廢興之際豈不以人
哉雖得於心者相忘於境而地之幽曠亦足助人之清
高吾願迂逋之長居是菴也吾願嗣居斯菴者皆迂逋
之儔而可也是爲記

報資禪院記

學佛而以土木之事事佛戾乎佛者也爲僧而以屋宇
之閭莊嚴之麗術人背乎僧者也自昔高流明心得旨
之後巖畔水邊草衣木食不求人知而實至名歸相從
學道者日衆至無所容不得已而增修屋舍又以檀信
布施無所歸消則爲莊嚴像設引人皈依敬其所守者道
而處世以緣緣合則畱稍不合則褰裳去之無所繫戀
今之禪者道不足而強爲緣唯以居大刹住祖庭爲尊
榮其弊至藉勢力出貲財以求之坐席未暖遑遑焉號
額於人思廣其居而增其產視若子孫久遠之業不招

而來麾之不去是皆麾之黨佛之蠹也曾本色衲僧而
忍爲之哉曠圓禪師荊州人儒家子早歲出家徧叅名
宿得法於弘覺國師禮塔曹溪薄遊廣城道望翕然新
州龍山寺六祖故居也四衆延師住持師有父友胡念
蒿致書粵東學使陳省齋囑爲之護法省齋亦自重師
師住龍山有不適意卽辭去省齋欲畱師於廣州見西
郊外有廢藩支子海州之墅園池竹木最爲清幽捐俸
倡募以官價得之改爲招提請師開法其中此壬戌春
事也師道眼圓明踐履純篤教典儒籍無不精通詩文
與作者爭勝面目嚴冷未嘗委曲就人而人自尊信之

宰官紳士樞衣問道者踵相接寸絲粒粟不以自私殿
堂齋寮以次成就屋不多而曲折清疎徒不衆而整齊
嚴肅精修辦道莫善於此矣余十年前遊粵東與師僅
一再見而別今茲復來師年且七旬矣骨堅神王如故
每過其居愛其入境雙寂輒流連移晷師因屬爲之記
余惟嶺南宗風不絕如綫野干稱獅驢乳克酪以驚愚
眩俗者多矣賴有師揭正法眼監精進幢邪魔無所遁
其形百計撓之不可動薄沲一宗不墜於地庶其在茲
吾願後之繼師居此者皆體師之心行師之道毋貪名
聞利養毋爭人我是非惟以續佛慧命爲已任則繼繼

遂初堂別集

卷之一

古

繩繩可大可久若也道德不如師而因緣福報務欲勝
於師則亦爲魔眷屬而已佛之徒不與也師曰然遂書
之

重修泗州寺記

事有似緩而實急功有難成而不朽者智士圖之庸衆忽焉佛寺之廢興若於四民無預然名藍大刹有關一方形勝而禪律高僧居之上足以闡法化革貪頑下足以植福田資津濟設任其傾頽則僧失棲止人毀善根而形勝不完亦非鄉井之利故曰似緩而實急也林林之衆各營其私非已事而勸之出財鮮有樂應者然田園第宅或不長有而布金佛地遠植淨因事美一時績垂千載故曰難成而不朽也吾邑蘆墟鎮舊有泗州寺創於唐景龍二年相傳爲泗州大聖過化之地塑像存

焉宋元間名僧迭居明初夏尚書治水吳中數止斯寺
與僧淨瑄有唱酬之篇正統景泰間再燬再建分爲應
院而禪堂在中法席不替湖泖間往來叅學者恒以此
爲津梁其地居鎮北方水所分洩關遶擁護尤於形勢
爲宜故蘆墟之有茲寺爲坊表爲輔車非他菴院比也
惟是歲久不修日就頽圯殿堂門廡殆無完架作治之
費無慮千金憚難因循亦已久矣鎮人周某張某相與
創謀修葺諸碩德徐某葉某周某某協力贊襄募助於本
土及四鄉之有力者蓋憂憂乎難之惟首事者抗直秉
公不避嫌怨初焉勉強徐而翕集卽大殿而更新之煉

梁榱桷無不堅完改作山門高廣倍昔禪堂兩廊齋厨
諸屋則住持萬資禪師拮据經營次第修整興作於己
卯之冬落成於庚辰之春不四五月而大工畢舉由任
事者之剛果贊助者之協和故能率作就功若斯之速
也由是而僧衆得以安居雲水有所棲託宗風可振法
化可行而遠近之瞻望者肅然翼然頓還壯觀風氣不
患虧疎閭井日臻蕃庶不亦休乎夫自唐以來京都之
宮觀王侯之第宅鮮不廢毀而荒村古寺乃能久存蓋
有與俱存者也諸君子之力能使梵宇更新而梵宇之
力亦能使諸君子功德爲不朽豈非交相助者哉余數

遊憩於茲幸其替而復興也輒因萬公之請而記之以
示後人

德峰禪院記

上杭於閩爲望縣山水清嘉人民殷庶然佛法未甚光顯上圓稱苦行門風圓通則禪宗也去縣八十里在萬山之巔叅請難到匪石和尚脫白於金山得法於桑園爲弘覺禪師之孫其人慤誠清苦失母二十年行求得之以篤孝聞旣印心宗仍精持戒律勤身率衆齋不逾午膳不至席杭人敬信之始於城西蓋把茅前縣令蔣君聞風咨請力爲檀護不數年而成寶坊所稱古怡山是也復念金山雖有精舍而無叢林於山後擇蘿蔔嶺地勢寬敞山環水聚可立道場者罄鉢資得之創建德

峰禪院今縣令楊君首爲倡導邑人鼓舞贊成雖締構未畢規模宏遠矣師之言曰吾見造佛刹而傳諸其徒世守之若家業然者心實恥之吾所興造誓不私諸一家凡有道而能領衆者卽推與之吾嘗欲委怡山而他往但未得替人耳余聞而甚善之夫大修行人以三界爲火宅以圓覺爲伽藍何有世間一物可戀安立道場聚集徒衆期於煅鍊人材續佛慧命豈榮名利養之謂哉圖作開山祖師已落第二義甚至爭坐道場增長人我末法之弊不可勝言此方僻在天末乃有行解相應如師者豎精進幢現寶王刹復能存大公無我之懷視

世之坐五山十剎者不旣多乎願後之居是院者永體
此意以法爲尊以道爲主勿作香火叢林則師之宏願
不虛矣若夫鳩工落成之歲月與檀那姓氏載在他石
不具書

慈度菴記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唯一念勇猛方能出離古來高禪
上士自脫俗叅方迄於登地證果莫不以果決爲先資
精進爲要度語云出家乃大丈夫事然凌行婆妙總尼
輦班班載於燈錄是知因循懈怠則鬚眉猶婦女也堅
銳篤誠則巾幗亦丈夫也盛澤之東有慈度菴乃尼師
尙義所建師本新塲李氏女父漁人也女性慈仁童稚
卽喜放生父母不聽得聞輒取所捕魚投諸水遭捶撻
無數終不止旣長爲擇配終不肯就婚一夕遁去投旁
近尼菴削髮挽之不回自是銳意修持勤身作務行難

行之行忍難忍之苦始來茲鄉得地數弓結茅數把持
誦焚修無間寒暑人稍加敬往來士民家寢久見其粹
白真誠始終如一益慕悅之信施漸集福緣漸廣而師
不存纖芥之私不貪畧刻之安以次充拓地基營造堂
廡今遂有屋若干楹有田若干畝蔚爲精舍皆從荼苦
拮据銖積寸累而得之視他梵宇落成艱辛固百倍也
先後蓄女徒三四人皆以不能勞苦散去今年七十餘
念無可繼志者謂畀諸尼不若畀諸僧庶乎可大可久
謀於檀護咸稱白衣菴僧體中樸實有志操是能不負
師託者師遂悉所有授之曰吾一生精力結聚於此願

後來者精勤辨道無替無渝於吾有光矣嗟乎世人流
浪生死由於愛網難超而師能超之一針一草莫不視
如身肉已物難割而師能割之且不傳徒而傳賢不授
尼而授僧尤爲卓識非具大丈夫之作略而能然哉余
多方外友然足不履尼寺之塵以師志行有可嘉者兼
與體中相識求余文甚誠破例記之欲守成者精修白
業不染一塵庶令創業者功勳不泯也

瑤潭精舍記

郡城盤門外里許有地一區三面臨水樹林蓊鬱望之
不見屋宇而僧舍藏焉尋其徑迂迴而幽邃入其門潔
靜而虛閑登其堂像設莊嚴鐘魚清徹屋旁多隙地雜
植花竹蔬果民居在數百武外相望不相接竟日無人
踪習靜最佳處也自松陵入郡必道盤門余嘗抵門而
暮泊舟小渚曰瑤潭登岸流覽得茲甚愛其清疎主者
蓮芳上人又甚真率不作世諦周旋遂假榻焉余性不
耐喧雜不喜託宿親故家自後抵郡或不及入城或尚
可入城輒泊舟就宿如是者數年矣始至見堂廡卑隘

上人奮欲新之貧甚未能也頃自中州還過之則見卑者崇隘者廣撤朽易故煥然改觀然皆獨力經營未嘗他募蓋上人精持戒律熟嫻梵唄遠近作佛事者必延上人上人赴之必誠必敬疾風暴雨步行一二十里不言苦所得觀施絲毫不妄費一瓢一衲朝齋暮鹽銖積寸累以新斯菴其矢願可謂篤操守可謂堅矣而上人謂余曰斯菴非吾所創四十年前有苦行僧募造香像三尊甫竟而沒武人周某感異徵搆茲數椽以奉像懣舟禪師愛其地幽勝退院結隱於此其嗣忍元繼居之稍廣規制再易人而後屬余地僻菴小非開法之區又

無飯田無供米他人不堪飢寒惟余能刀耕火種耐勞
忍苦以久居於此亦不自意有願竟成也幸爲我記之
惟梵典有言心者制之一處無事不辦自習觀修禪以
至成佛作祖皆一心精專之所致上人以其堅忍之力
小試之於興修而成效如是況等而上焉者乎吾願繼
居斯菴者無忘前人締構之艱難協力守之弗墜更望
移其專一之志用之於發明大事則無堅不摧無疑不
破登聖地而續慧燈無難矣謹書以竣之

頤浩寺復飯僧田記

代

澱山湖之西南有地曰金澤居民數千家有寺曰頤浩殿宇崇弘相傳南宋呂相故宅也明萬曆中有司議撤其材以治公署華亭徐文貞公止之畱吳道子盡大士像及所賜袈衣于其內仍施田飯僧遠近善信續有所施最後總戎汝君布金增擴爲田若干畝歲在甲午大殷告災僧衆迸散其居者又偃背戒律蕩耗資財田或售之人或歸其主齋鐘不鳴禪誦歇絕壬子冬蘂菴和尚自華嚴來居焉道力所持百廢咸理修後殿葺山門築垣一周植榆百株學人叅習救救濟濟于是故家長

者各以其田來歸轉售者漸次收贖而後飯僧之田復完使來請記余惟釋氏之徒食於天下其道三變而日趨于窮其始也養于人持鉢而食操瓢而飲帝王之饌不加美草木之味不加惡舍衛之宗風固然其繼也以自養耕于荒山樵于茂林量腹而進食度形而受衣此高僧古德冥棲絕俗者之所爲也其末也以養人聚方袍圓頂之儔列屋而居之積困而食之以得衆爲門庭以廣緣爲壇席今之尊宿皆然夫高座而致方釜視乞食則安矣閉門而給千人視數米則豐矣然而養于人者人求之也自養者無求也養人者求于人也其體彌

安則其心彌勞其得彌豐則其道彌降櫟菴之爲人我
知之擇僻地而後居取愿士而爲徒游乎真率之區耽
乎寂寞之途不召而人自趨不植而人自扶其役是田
也曰我天下之鈍人也不敢優游以養尊不欲離齷以
從俗進不能追瓶鉢之高致退不能立韞隱之門墻其
惟勤手足量晴雨以歲入供碗飯節其餘以支墮圯後
人循而守之勿壞勿忘嗚呼彼自命爲人天推出而汲
汲以求世者聞櫟菴之風亦可以少愧矣櫟菴名行如
字子山磬山之孫而南澗之子也首事復田者本鎮里
老并文貞之後總戎之子名具列于碑陰

正覺院飯僧田記

天台城北有正覺禪院亦名八佛菴屋宇不甚多而精
潔明爽在溪山佳處僧衆修飭像設莊嚴士大夫之遊
天台者恒稅駕焉余山遊幾一月倦則偃息於此坐臥
一小樓庭中結栢三株童童如蓋時婆娑其下晨鐘夜
唄警魄清心意甚樂之菴之建已百餘年初甚荒陋明
朱體純禪師道行超卓緇白皈依實新斯刹略倣叢林
規模寮序井井四方雲水如歸創置飯僧田二十餘畝
體公旣沒其徒愚菴時孫可靜輩咸能勵志清修謹
守勿替漸增至四十餘畝皆節縮瓶鉢積累而致之甚

爲艱苦懼其久而無徵也請余爲之記余惟世尊創法
僧爲乞士持鉢分衛不立烟爨烏有治田立產之事哉
自教衰法替僧不足發人敬信而人善根日薄遂至以
募施爲厭苦則夫開田博飯力耕而食不猶愈於沿門
持鉢汲汲波波者乎然田或出於朝廷之額賜或出於
私家之施舍初非不美也後或啟侵奪而滋釁端吾見
台山諸刹之困者比比也今此菴之田皆僧自置固可
常保而無他虞但願後人知創業之艱難力耕節用守
之勿失而尤願食田之粟者專心辦道續佛慧命則此
田便爲無上福田菴之興未有艾也是爲記

殊勝寺飯僧田記

余生平多空門友而日鄰師交最舊愛其天懷坦率落
落自可不爲苟同晤語未嘗不移日也師乃婁東張受
先先生之姪其字東史旣受室爲諸生忽棄家學道徧
參尊宿在大覺國師門下最久大覺辭世師不受人半
籠隱吾邑之蒹葭菴單丁枯坐而目空諸方多所貶刺
間談文藝亦時破的素明青鳥家言窮交子弟貧不能
葬者輒爲卜地旣不受酬或反有所助晚無定居常寓
殊勝與僧指月善終于永樂有辭世偈自作封龕入塔
語囑歸骨于天目有田十畝遺命歸諸殊勝大殿囑余

識數語俾指月刻之以垂久遠余觀師之識見品格超邁時流惟其不肯隨俗波靡故不出而隱臨化時灑然脫去遺命井井非中有自得者不能遺產不歸族眷而歸名籃尤見卓識夫世相無常良田美宅不旋踵而屢易其主惟法產爲可久惟檀施爲不磨殊勝諸房濟濟而大殿無寸田粒租得此數畝而守殿者不復苦饑香燈鍾磬不致寂寥即使他產有變遷而大殿之產必無移動日師功德當與斯刹同不朽矣食是租者尙精勤辦道刻苦修持以爲可大可久之規禪林之興基於此矣是爲記

遂初堂別集卷之二

勅封大覺普濟能仁國師玉林和尚行狀

惟禪宗自達磨西來行於中土是爲初祖有一花五葉之記厥後派分五宗惟臨濟代不乏人盛於唐顯於宋至元有天目高峰中峰相繼振漳沱之旨傳至明龍池幻有和尚又復大振嗣龍池者四人磬山天童最著嗣磬山者四人大覺玉林國師最著自大覺溯之至於臨濟凡三十一世是爲正宗大覺之道盛行於浙東西而流被於天下

世祖章皇帝常召入禁廷咨以法要寵以殊禮海內稱

能弘揚禪道者必首推大覺蓋際其時之盛而大覺力足以振之使然也大覺沒十餘年而塔銘碑未立今其記室寤莊持其法子行峰行進所撰事略走京師謀之善果法孫超宗將求銘於公卿大夫而請余爲狀按師諱通琇字玉林常州江陰人族姓楊氏父馥世業儒母繆氏夢大士攜童子納牖而產師生數歲不語語輒能誦佛號坐常結跏十二喪父卽思出塵十五閱語錄知叅誰字久之因觸翻溺器有省遂決志離俗時年十九直造荆溪禮磬山受薙染爲侍者每入室叩問痛領鉗錘泣下如雨寢不交睫一日於一口吸盡西江水句下

頓悟宗旨當機不讓無何辭歸省親磬山遂付之衣拂
時年甫二十一耳居江陰偶乘月泛小舟舉頭頓忘迷
悟徹法源底就証天隱於武康之報恩叩擊之次迎刃
不畱至掀案而出隱許其透關從此機鋒益迅一衆辟
易隱示寂命師繼席師不從避之凌霄峰絕頂歲餘寺
衆爭趨檀護固以爲請乃遷居報恩學徒歸之如水赴
壑師狀貌奇偉目光射人豐頤長耳聲如洪鐘應機接
物不帶疾雷破山龍泉出匣老叅宿學爲之歛退旣洞
徹末後句凡從上綱宗五宗機要靡不一蹴而開以鏡
照鏡勘辨古今料揀魔異直令掀翻窠臼悟迹不存以

故年甚少出世最早而諸方折服莫敢當鋒旣重建報
恩歲丙戌避地杭之大雅山葺茅爲屋期年又成叢席
時勸母薙髮別構草堂於報恩之側奉母居之師躬進
飲食母沒勺水不入口者七日廬墓三年歲戊戌

世祖皇帝聞師名遣官召至京師延入萬善殿賜號大
覺禪師萬機之暇每臨丈室訪問至道機緣酬對具載
語錄等以母沒未葬懇乞還山

世祖許之仍賜帑金爲營葬費寔於虞山之陽庚子秋
復召至京禮遇尤渥加賜大覺普濟能仁國師之號命
於慈壽寺爲千五百僧傳戒又命作工夫說

世祖皇帝升遐師領大弟子作佛事七晝夜畢辭還山
今上皇帝遣官送歸浙士大天戴京曾等請居天目山
師子正宗禪寺乃高中二祖塔之所在歲久隳廢師至
日廷丞戴公捐俸重剏由是禪侶雲集不數年殿宇畢
新窳堵巍然頓改舊觀昔中峰國師以乙巳年領師子
院事今禪師入天目亦此年又太子菴於萬曆甲寅有
玉林飛錫之額若爲預識國師之復興天目豈偶然哉
乙卯春師忽解給侍芒屨短褐飄然長往人詰之曰我
欲清涼去觸暑渡江得疾止於淮陰清江浦之慈雲菴
一日索浴趺坐唱說我欲清涼去奄然瞑目侍從請偈

復張目書偈竟擲筆而化師生萬曆甲寅四月二十日卒於康熙乙卯八月十日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三弟子扶龕還天目奉全身藏於東塢塔名瑞雲昔高峰塔曰重雲中峰塔曰深雲與死關幻住相叅焉師凡六坐道場七會說法有語錄若干卷得法弟子餘人道行精嚴門庭高峻弟子非真叅實悟不輕許可所住叢林一遵百丈清規學徒數千指寂不聞聲擔負執役常身先大眾食麤飯糲與衆共之濟生利物恩逮禽魚蓋不獨悟門透脫而踐履真純所謂行解相應者也仰惟世祖皇帝天縱神聖性與道合獨於師致順風之請謚

詢不倦隆禮有加必師之道法有深契於

聖心者以故人天推出豈虛也哉凡陋如余無能窺測
萬一姑就其弟子所述而叙次之庶出處之跡有所考
見云爾謹狀

蔣山南音禪師塔銘

余自少時企慕牧雲和尚之道風恨未得見見其高第弟子每樂與之遊今年秋同菴潤公來自清溪出其所述本師南音和尚行狀請余爲其塔上之銘余未識南師而同菴不遠三千里來京師其意甚誠不可以辭按狀師諱行言字南音別號真鈍叟海鹽凌氏子幼習儒多病不樂婚娶年十九薙髮邑之沃雪菴崇禎庚辰叟天童悟和尚受具戒苦叅者久之一夜聞鐘聲有省述偈曰五夜一聲鐘虛空耳盡聳百千三昧力彈指悉銷鎔亦不舉似人口惟隨衆作務壬午冬往古南叅牧雲

門公相見之際機鋒迅捷公命掌記室問荅不讓公終不肯師亦自覺未徹屢入室請益輒被痛棒如是年餘偶觀窓前虎鬚草觸發殃岫產難因緣疑情頓釋從前寶惜一時放下作頌呈公公曰黑者字白者紙黑白未分前試道一句師禮拜曰少頃與和尚道公拈拄杖師接住公詰之師步而出自此水乳契合由古南歷梅溪興福追隨數年順治丙戌辭隱大麓居三年至古南受書記一日同門公泛舟梅溪見岸上桃花盛開公曰昔靈雲見桃花悟道玄沙何以謂其未徹汝試道看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公曰落在誰分上

尚曰任和尚分疏公領之是冬遂受囑付已丑歸故里
善信迎住淳溪師以養母便近欣然從之以忍大師有
養母堂因名其院曰黃梅踰年移居真相寺門庭嚴冷
惟真叅數十人追隨不捨餘衲子輩往往捨去卽士大
夫亦罕相交接一住十六年母終乃遷嘉善之匡菴永
郡士人請居天寧寺師固辭述偈有云一坏儘可容吾
膝何必凌雲百尺樓竟不往已而龍池祖庭虛席木陳
和尚集十二家法子拈闕決之得師復堅辭不往乙巳
秋始應蔣山佛國寺之請畱居八載壬子歸浙兼主清
溪秋病脾泄以九月二十五日集衆趺坐說偈而逝世

壽五十九僧臘三十六凡五坐道場得法弟子滿潤等
若干人嗚呼自祖道流傳燈燈相續貴在見地親切行
履真淳初不以門庭之喧寂爲道法之盛衰而近代拈
椎豎拂之徒往往爭雄鬪勝視梵刹如官資徵學徒如
文社不足當識者一笑若師之清修苦操雪淨霜寒屢
却巨刹之請久棲一丘以自足可謂特立獨行不逐時
趨以是爲古南嫡子庶幾無愧門風者矣是宜爲之銘
銘曰

正法眼藏首付飲光苦行第一五葉以昌何今之人揭
竿樹叢屋高於天蓋大於沼華衣美食其徒百千叩以

宗旨哇口茫然猗歟鈍叟高風邁俗棲不厭幽居不厭
獨惟幽惟獨龍見雷聲法乳一綫湛然長清劫火洞然
真相不壞我銘罕堵以告辭賸

廣潤巨靈禪師塔銘

臨濟之道至天童而中興一時門下英靈龍騰象蹴而
弘覺國師遭逢

當寧轉大法輪光明尤爲烜赫余行江楚嶺南見坐大
刹有盛名者多弘覺兒孫頃至台聞廣潤巨靈禪師道
風孤峻爲弘覺最先得法弟子未及造訪比返自東甌
而師已示寂其門人元化以狀來請塔銘堅辭不獲乃
按狀而敘之曰禪師諱自融字巨靈一字幻肆新安程
氏子生半歲父辛元沒母吳鞠以長成弱冠知有佛乘
輒思脫俗母強之婚不可投廬山圓覺沙門落髮仍歸

里結菴母卒既葬盡散家財詣迴峰寺受具戒因留聽講辨難驚人講師駭曰子非吾宗人也勉以叅方遂至夾山依林臯和尚叅萬法歸一每被痛棒不發走天童叅密翁盡則力務夜不帖席疑情猛切幾欲伸問到方丈輒開口不得一日晚叅罷師隨至寢門挽衣跪泣曰某甲有箇疑處求指決翁瞑目扭住曰將疑來與汝決師無對卽被拳仆地纔起又拳口出血有省失聲阿唧翁低頭拈杖師大笑而出又晚叅諸禪者問話翁一一答畢師進曰有問則有答某甲無問請和尚答翁拈棒師拂袖便行翁追棒之頭破師回身作禮曰適來觸忤

和尚翁休去密翁順世弘覺繼席天章師乃依座下胸
次猶未灑然一日弘覺舉貫休東林偈曰白薜桐花露
滴滴碧蕊萸草雨濛濛田地更無塵一點是何人合住
其中乃徵曰畢竟何人合住衆下語不契復代云若是
陶淵明攢眉便歸去師聞頓豁疑滯然彌自韜晦不露
丰采同學或易之一日送亡僧命師秉炬師初不知臨
時乃白衝口成偈警快絕倫衆始敬服弘覺退居五磊
師乃隨侍旋遊匡廬武陵閑藏鹿城閉關虞山順治戊
子弘覺居廣潤召師還爲西堂已而應虞山勝法之請
時牧雲和尚住興福嘗扁舟過訪欲付以白拂師念受

恩有處堅辭之雲更嘉歎贈偈而別弘覺住紹興大能
仁名師首衆尋題畫像授師有伸出巨靈神半臂太華
分作玉芙蓉之語辛卯春命繼席廣潤廣潤在寧海之
瑞雲山是晉曇猷尊者道場宋慈雲懺主明裘聖僧遁
居之後寢蕪廢弘覺來居稍稍整理繼遭兵燹禪徒星
散師率高弟十餘人束篋堅守雖風鶴時驚而晨暮放
參孜孜不倦遠邇嚮風不數載頓成巨剎甫落成而一
笠飄然就東平退休焉仙居紫箬山廣度寺爲歷代祖
庭久燬於兵有一僧守故墟欲棄去夢神止之言將有
大德來興此山已而師至僧以夢告遂畱居之編蓬縛

樹採巖然松不堪寒苦而提唱針錘爲人益切道價爾
重復應會稽安隱之請旋還紫籙時猶茅居火作肯盡
唯師臥室一茅不焦所輯南宋元明僧寶傳撥燬燼得
之竟完好師曰佛法僧三寶無恙天其欲易茅爲瓦乎
漸營土木遂成寶坊時沿海郡縣有遷遣之役廣潤在
遷界中廢不旋踵弘覺每念之興歎比弘覺化後遷地
漸展師毅然以興復爲已任平陽天童虛席待師輒舉
賢自代就廣潤故址剪棘開荒寅卯之交兵戈鼎沸師
堅豎法幢學徒輻輳諸大帥及郡縣吏敬其標範爭相
弘護三四年間殿宇復完壯麗有加於昔師於廣潤凡

兩度開山亦希有事也師見地穩密踐履真純領院事
無大小以身先之生平不衣繡口之服老猶隨堂粥飯
晨昏定課不虧饒頭鐺畔拈提勘辨無虛日捧痕掌血
務令學人死盡偷心蓋以真實心行真實行說真實法
余雖未獲識師讀其幻肆語錄言句斬截寸鐵殺人僧
寶傳簡擇精嚴斷制高老想見其人清苦勁直法門砥
柱也康熙辛未閏七月示寂預囑院事遺書別檀護修
淨業三日說辭世偈曰人死一七月我今兩七月泥牛
鬪入海嘴破半邊缺復自說封龕法語奄然入滅闍維
頂骨心齒不壞世壽七十七僧臘六十五得法弟子性

磊性化等十餘人塔於紫籙山之鳳亭岡銘曰

大法傳人如乳出酪漸遠牧牛味轉漓薄浩浩洪流魚
龍紛錯白拂如麻真風寥落俊哉幻叟一鶻摩天初叅
天童痛徹毒拳卒師弘覺底脫桶穿頂門有眼爍破大
千旃檀逆風囊藏不住一笠一鋤潭淥魚聚奪食驅牛
有句無句頑鐵精金一爐鎔鑄漠漠瑞雲兵燹頻仍荒
荒紫籙狐潛兔憑道風所扇再廢再興天開寶剎地湧
金繩法運凌秋耆英凋喪慙遺一老歸然宗匠如何不
留山愁海愴大樹無陰么弦絕唱來時無口去時無門
水流月落不亡者存造無縫塔藏不動尊燈燈不墜視

此刻文

道場神山禪師塔銘

稽昔兄弟出家同登覺岸者佛在時則有阿那律阿難
三迦葉波佛滅後則有無着天親惠遠惠持等殆如優
曇鉢花曠世稀見自少室一宗燈燈相續傳法印紹祖
位者倍難其人今乃有天竺神山二禪師者以同產昆
弟爲法門昆弟一得法於南澗爲磬山之孫一契機於
平陽爲天童之孫二甘露門並承法乳十山句地對豎
法幢斯則僧史所罕聞俗譜所未覩而爲世出世間希
有之盛事矣神山禪師諱本藏上海徐氏子父仲雍母
金氏兄弟四人次卽天竺神山其季也幼而喪父有出

塵之志母強之娶生一子而天念人命危脆決意出家
時天竺本師善菴和尚開法漏澤往依之天竺以母老
送歸越明年就湛六老宿薤染請弘覺山翁禪師乞戒
道阻於兵比至而說戒既畢師雨淚哀懇翁愍其誠別
請十師特授以戒因隨翁上天童尋還吳省母歷扣名
宿精勤辨道吳江麻湖之東有疎谿草菴最僻靜師居
之若干年兩兄在家者相繼沒師迎母奉養焉手製僧
帽鬻之以給朝夕人謂陳尊宿織蒲鞋徐比丘縫布帽
奉行高風古今一致也母精修淨業擇日更衣口誦佛
號而化時天竺已嗣法善翁出世開法矣師益自激勵

山翁再住天童師仍趨侍叅萬法歸一工夫猛切一日
登廁身心頓空又數日聞雷有省作偈曰忽地一聲雷
虛空飛閃電萬法一何歸雲開白日現翁印可之復掩
關疎谿窮諸秘與翁住金粟名師監院事以平等心修
澗和行化異同泯物我一衆悅服從至平陽創構大刹
事無巨細盡心綜理翁嘉賴之翁化後吳興道俗以道
場山古刹凌替日久延師住持始至四壁蕭然粟不滿
斗師托盃而食絮蘆而衣律身嚴苦爲衆誠愍久之緇
素皈仰學徒雲集殿堂寮舍以漸修整田產器用取次
增益創造翠微閣一山改觀立普同塔三法門及四衆

各有區別遠近便之道場爲唐宋祖庭自無菴全正堂
辨以後祖令寂寥弘覺老人亦嘗居焉不契而去師乃
法道風行一新壁壘師固於此山有大因緣亦其行業
純篤感孚人天而致然也天竺禪師開法杭州之南澗
鎮江之夾山與師道峰二三百里間剎竿相望激揚宗
旨更唱迭酬衲子往來此冬彼夏如東西屋如大小山
諸方咸歎羨焉康熙甲戌春師同天竺還上海故里掃
先人墓歸而天竺告寂師治後事旣入塔謂人曰天和
尚旣去地和尚且繼之蓋自謂也八月申示微疾吉祥
而逝世壽六十八僧臘四十三嗣法弟子元照等十餘

人峇于道峰之左與弘覺老人堅固子及大筮師衣鉢
一塔而三穴焉余爲南澗學人嘗訪天筮師於夾山又
訪師於道塲師亦嘗過余草堂道味相得一歲中聞二
老繼沒不勝感悼今年春師之門人海明以狀來請銘
曰師遺命也幸勿辭至秋繼住道塲元龜躬下山來速
之道遇暴風舟幾覆余尤感其誠乃序而銘之銘曰

世儒詆釋捐親滅倫鄧津石門辨之諄諄何如睦州養
母服勤道濟天下不遺其親千載有師遠追高躅損鉢
哺親紉布易粟援親入道冥行得燭逍遙樂邦教孝之
鵠選佛塲開鴈島一鵬惟師與兄接武聯登齊振法鼓

雙懸慧燈人世顯揚孰與爲朋吳興祖庭草沒一丈振
錫來遊獅絃獨唱偏側旃檀駢闐龍象百廢具興人天
所相乘願而至委化而歸白月行空何去何來碧湖淵
云道山崔嵬無縫塔存浩劫不灰

包山柯菴禪師塔銘

惟古導師隨緣應化不分喧寂通都鬧市與絕壑深山
等無有異然吾謂法運衰遲習俗易染抱道高流固宜
處荒寒之地樹精進之幢衲子果真心辦道自能撥草
相從苦叅力究其泛泛悠悠厭枯槁而樂繁盛者不至
何傷此百丈所以高坐孤峰大瀉所以深入窮谷也惟
洞庭兩山在具區中央與世隔絕西山更僻遠人跡罕
至而包山在西山之心尤爲幽僻舊爲仙隱之區有毛
公壇存焉梁唐始建禪刹至宋靖康初慈受禪師自汴
京退席來居是院大振宗風百廢具舉歷元明而寢以

頽圯叢林化爲應院鐘板蕭條者久矣二十年前寺僧
無躍謂欲興此寺必得重望尊宿居之敦請天童山曉
和尚和尚勉應其請不克久畱無躍復再三叩請和尚
念祖庭事繁命高第弟子自代選於衆得柯菴禪師師
以丙寅冬入院無躍遂以常住所有產業器物悉歸方
丈師仍令無躍理院務而專弘佛法提綱挈領削膚見
根機鋒迅利言句斬截諸方歎服衲子死心叅究者必
趨包山泛重湖越峻嶺忘其遠險重趺而來者日益多
師一以平懷接之應病施針視孔出楔無虛過者由是
道風大著而院宇亦遂鼎新殿堂門閣像設莊嚴宏麗

精整冠於兩山然師未嘗殷勤勸募一誠所感一慈所
被遠邇欽崇信施墳集若緇若素無不謂慈受再來包
山爲應院已二三百年至是始復成叢林師之功偉矣
而師曰此先師法席也吾居之久幸不辱命今老矣當
請同門弟兄繼之而四衆固畱一住十九年至甲申六
月示微疾化去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六有語錄若干
卷法嗣若干人塔於寺傍山麓將入塔法嗣以三
宿和尚元仙所撰行述來請銘按狀師諱元慈俗姓王
氏自鄞縣遷烏程之烏鎮年十二出家弘濟寺歷叅東
塔芥子顯聖元潔南澗天竺諸老宿後叅山曉和尚問

那裡來師云武林來曉曰近日錢塘江無船汝作麼生
過師云和尚那裡得這消息來曉打一竹篋曰汝不從
武林來師便喝曉曰再喝喝看師云再犯不容曉曰念
汝初到放汝三十棒師禮拜一日侍方丈曉曰昨夜太
白峰高八萬四千丈汝還見否師云和尚莫眼花曉打
一掌且道賞你罰你師禮拜云恩大難酬卽充託室尋
受記蒞充西堂遂分化包山蓋平陽法嗣百餘人山曉
最爲傑出山曉法嗣十餘人而師尤爲克家之子使法
門宗匠繼繼繩繩盡如師父子滹沱一燈遍恒沙界可
也余素聞師名曩遊包山僅一識面莫逆于心師臨化

時以勒石之文相托義不可辭銘曰

胡波浩渺仙山浮山心之山地更幽琳宮輦飛竹木稠
中有蒼顏老比丘心如澄潭目如鶩說法雲湧而泉流
舜鼓雷轟狐犴愁寐者以醒痺者瘳石公石姬皆點頭
龍威起舞毛公謳餘事幻出堂殿樓千指環繞百廢修
道力所感非人謀扶衰挽敝志略酬化緣遽畢龍辭湫
慧燈掩照慈航收紅塵袞袞足畏投方將從師物外遊
鼓無絃琴扣泥牛何期師去不少留度生弘願無時休
再來慈受還來否巍然宰堵山之陬摘詞表德垂千秋

碧天律師塔銘

大雄氏以三德導羣生曰戒曰定曰慧雖由淺入深譬
諸堂構戒其基也譬諸樹藝戒其根也今之禪師往往
易視律門草草開戒豈知心地戒中包含萬德五篇七
聚廣博密嚴使爲導師者自不能熟究精持安望學人
之確守弗叛僧濫法衰其不由於此乎賴有千華一枝
大弘律範樹精進幢撐拄末法而律虎無多化緣易訖
此吾於碧天大師之亡不禁拊心傷悼也師名書淨江
陰陸氏子生有異質孩抱能誦佛名逢師輒拜十三喪
父矢願出家禮藥雨老宿爲師沉靜好學稍長走華山

從見月和尙受戒見公器之俾爲侍者服勤累年歷遷
要職精通律藏兼研經論造詣日深見公知其可重任
付以信衣蓋律門之衰久矣明萬曆間古心師崛起金
陵大弘法界直接南山一宗三昧師繼之道譽彌隆駐
錫江干之寶華山海內稱千華和尚見公繼席迄於師
四世矣吳門程勉卿病垂死夢華山僧飲之藥而愈偕
其友陵德敷輩入華山遇師儼然夢中僧也請於見公
求師分化吳下見公以師年少遣首座葉菴應之居城
西之積善菴尋去復更一師皆不能有所建立會師分
衛來吳吳人乃堅請主席始至敗壁頽垣齏粥不繼處

之恬如也惟精持律儀嚴攝一衆羯磨布薩規條肅然
人漸信向檀護寢廣陞德敷輦爲之勸募經營剏造戒
壇殿閣寮廡以次修建不數年遂成巨剎他叢林開戒
多爲短期簡略行事惟積善一遵佛制必慎必嚴規條
斬斬稟戒常數千指肅然無譁衲子行道上威儀可觀
不問知爲積善戒子也僧之精心求戒者不之華山之
積善以爲見月在吳也吳中有真律師自師始師廣願
深目大頤方口長不過五尺目光炯炯吐音如鍾望之
有威而性實和易遇人以誠接人以慈親疎一體敏鈍
同誨學人一涉其庭依依不忍去長者喜施宰官樂護

莫知其然而然也康熙三十五年

皇上頒賜御書心經建閣藏焉四十三年

大駕南巡面奉褒獎復賜金經二冊大書衍真諦三字
賜之因以爲寺額道風彌震而師處之退然其自律甚
嚴暑必搭衣寒必露頂食必持鉢襯施填積一錢不私
濟困扶危常如弗及其於戒法非苟說之實堅持之其
於律藏旣心通之又身體之故能不言而化垂範人天
也乙酉秋九月示疾書偈別衆端坐而逝世壽六十僧
臘四十有二嗣法弟子五人學圓學讓德法勝倫重樸
來自讀雲棲戒疏發隱而深重律門嘗身至華山觀清

衆威儀而興三代禮樂之歎嚮慕碧師道風不數相見而意甚相得嘗病吾邑無律宗欲延以住古刹而師逝矣其門人以狀來請爲塔上之銘不可以辭銘曰

煌煌律藏金口宣木叉作師垂誨專隄防末流塞其源澄照之後久失傳波離再來藥狂禪千華一月相後先戒雷震響轟南天繩武有孫能象賢分燈續焰翻熾然吳閭通津闌闌連法幢巍然開戒壇敷揚四分闡五篇持規犯則如繩懸護將行人濟重淵牢持浮囊塞漏穿六羣之徒今實繁師蟲食肉堪憫憐賴茲金堤障頽瀾法傳後嗣道光前脩然而行隨世緣芳規盛烈不可謬

摘辭鐫石垂千年

石刻金剛經跋

金剛一經絕相離名透宗該教灼然爲經中之王文人
學士固宜竭筆墨之能莊嚴供養昔柳誠懸書此經備
盡楷則宜和書譜有張欽元釋曇林書宋王荆公黃魯
直皆嘗書此今竝不傳唯東坡書有搨本亦不數見松
雪此卷體勢茂密神韻虛和真得書中三昧四百年來
手蹟猶新吳門馬天遊持以示余一見驚喜遂醵石刻
之天遊精於摹勒年八十餘竟能終此勝事從來般若
光明不可思議昔人有書經空中而地不沾濕者此石
可泐此書不磨矣

合刻陀羅尼咒大士像跋

趙文敏夫人書大悲心陀羅尼篆法圓勁吳惕庵母沈夫人繡大士像巧妙絕倫裝成一軸不啻珠連璧合懼縑素之易朽屬老國工馬天遊刻片石以永其傳夫大士法身非色相不離色相非文句不離文句此二善女人能以運針拈毫作佛事而大士卽於一針鋒一毫端全身應現茲軸流通若見若聞歡喜贊歎供養受持悉證圓通法性則鐵石紙墨皆化無量光明矣

陀羅尼經贊

天台惠明寺藏方等陀羅尼經四卷前三卷宋僧元通
書後一卷智者大師手書康熙辛未四月未獲拜觀不
勝欣幸謹述贊曰

智者書經如水印月元通補經如髮續髮真經在世劫
火不焚絹素縠皮有完有缺大師手蹟龍騰電掣元師
做書針頭露血因經見師因師見佛山崩海枯此願不
竭

通菴法師像贊

佛法被中土六百餘年而後禪宗盛興自唐以前大浮屠烜赫有名者皆法師也宋元間禪教二門猶能競爽迄于明季禪宗蔓延天下而教家不絕如綫台衡之學幾于無傳雲棲大師崛起杭越專提淨域融攝禪觀時或不廢講說敷揚真乘剔膚見髓盡掃窠臼一時義虎多出其門於是海內教席翕然皆宗雲棲雲棲三傳爲允持住吳江聖壽寺之藏閣其後得法弟子通菴嗣其處逋公故世家子與其兄迂公同棄儒學佛迂深于禪逋深于教人此之無著大親逋公今在羅漢寺爲八清

謹粹白文翰兼美神觀儼然如寒潭朗月宜乎黑白飯
仰爲大導師余雅托末契爲題其像曰

有善巧手用黯淡墨畫一法師蒼睂而臞身坐碧石蔭
大樹林寒泉湛然修竹挺立人言法師卽水卽石卽竹
卽樹四者無心寂感嘗一師亦無心體如如故或言法
師非水非石非竹非樹四者無情頑然冥默而師有情
篤利生故我說二義各墮一邊法身無相有相皆妄真
常顯露非卽非非我作贊辭還同蛇足無像無言與師
相見

見明尼師贊

尼師梅堰陳氏女歸余從舅吳石鳴舅貧晚婚長於舅母幾二十歲母略無怨尤服勞作苦恪共婦職恥不知書從夫受諸經旁及傳記悉通大義夫亡無立錫之產紡績以養翁持喪畢以翁屬其嫂及從子出家爲尼戒律精苦經典不習而通遂爲尼師吳族敬之爲買地構一菴菴居焉翁年高善怒不安其次婦之養曰徵長婦養我我不活矣師不得已迎翁來菴服食起居一切順適其意又數年翁乃歿殯葬如禮生平無飾情矯語樸誠感人稱孝貞婦稱淨行尼

無間言今年六十餘門人爲繪像求諸甥也知師懿
行爲詳敬作贊曰

世風下降民質漓高冠長佩媚文辭口談綱常內行虧
賢哉吳母淑令姿夫貧夫病無怨咨事翁如父夫如師
拮据茶苦百不辭篝燈映月攻書詩夫亡無子緇衣披
猶盡婦道供餽糜終翁天年孝不衰織蒲養母高僧爲
千古養翁無孝尼盡倫絕詣庸而奇孝名爲戒一理推
昆尼嚴淨人天知淺經典典瓶瀉持整攝一衆水霜規
世出世法兩盡之展如之人慚鬚眉慈容淑範儼在茲
發潛用備彤史遺